

世家·鹿顶山

梦回军营

| 刘刚 文 |

前些天,我惊闻当年最亲密的战友杨离世了——一个湖北松兹兵,退伍后南下广东务工,后跑长途卡车,积劳成疾,在五十多岁的昭昭年华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我翻箱倒柜,试图寻找与战友共度三年青春的痕迹,却一无所获。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军装照片一张也找不到了,连退伍证都遗失了。更遗憾的是,我的老部队——金华步兵三师被裁掉了,番号被撤销,营区也没了。

我当的是三年义务兵。我的战友退伍之后,大多成了贩夫走卒。有保安、司机、烧饭师傅,还有给手机贴膜的,他们和他们的儿女生活在社会底层。战友们能做的,就是给杨在理发店工作的女儿寄点钱了。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仿佛就在眼前。回想起来,三年军营生活给我的体会是三个字:“苦、强、想”。

第一个字——“苦”。我当的是步兵,连排级干部多数是从前线下来的战士直接提干的,见过血,受过伤,心肠特别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们让新兵在水泥地上练前倒、前扑、侧倒、后倒。俯卧撑不满一千个,不让起身,身体一着地,皮带就抽上来了。体能训练凭自觉根本不可能,主要靠打出来的。

伙食费一天4块钱,含了所有的柴米油盐费用。一个连队80多号人,一天三顿只买6斤肉(还是肥肉多,精肉少的那种)。炒的菜只闻肉味,翻不到肉片——其实肉味也就是猪油味。队部门前有棵杨梅树,果子从没红过,因为等不到红,都被夜里站哨的士兵偷偷摘吃了。实在没啥吃的呀!

除了有荣誉感,义务兵就是服兵役。战士没有自由,基本不准离开营区。新闻联播是唯一的信息源。三十多年前,没有手机,写信是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过年过节,唱起那首“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新兵们哭成一片。抽烟的确可以解闷,我就是在当兵时学会的抽烟。每个月21块钱津贴费到手,先到军人服务社,花10块钱买一条春雷牌香烟,揣迷彩服兜里。1块钱1包,世上最便宜的烟,最燥的烟,也是最有力的烟。现在流行抽细烟,可我还是习惯抽粗烟,就是因为当兵时抽“春雷”。

第二个字——“强”。俗话说:“苦尽甘来。”在步兵连队,苦尽甘

没来,但人的确是强起来了。我刚入伍时,单双杠只能撑3、5个,俯卧撑撑个20来个,手榴弹投30米,5公里越野跑到脸色煞白。一年下来,单双杠八练习(大回环、手倒立)可以叼着香烟玩,手榴弹一出手必须是60米以上,5公里越野背两支轻机枪跑在前头,射击一至五练习全优,400米障碍1分35秒,埋地雷全连第一……我能真切地感觉到身体强壮带来的精神愉悦感。营区的高墙根本拦不住我们了。第二年中秋节晚上站哨,我让我的副班长张周山翻墙,到罗店镇上搞来两瓶“一滴香”白酒、两包花生米。皓月当空,兄弟俩席地而坐,说说想家的话,对饮而尽,第二天照常出操,跟没事一样。

当你失去一切,但依然拥有选择心态的权利。与其逃避苦难,不如享受苦难。我们同一批来的城市兵,哪见过这阵仗,纷纷想办法脱离苦海。新兵半年下来,有人去了小车班,有人当了作训股保管员,有人调到师农场……还有一个兄弟没关系,又实在扛不住,就调到了炊事班养猪。而我,被送到师预提班长教导队。在教导队又是半年,比步兵连队训练强度还要大许多。班长是“军中之母”,一句“班长”,是士兵最光荣的称谓。第二年,我成为了步兵班班长,无锡兵中唯一的班长。

第三个字——“想”。当我白天极度劳累了以后,晚上就会梦到当兵时的场景。

是“梦回吹角连营,醉里挑灯看剑”吗?不!根本没有这样浪漫。

1995年春,在江西进贤县光缆施工,一个步兵班每天最起码要挖100米长、深80厘米、底宽60厘米的壕沟。阴雨连绵,部队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施工,天暗看不清才收工。一身泥、一身水,双手磨得都是泡。晚上住在粮库里,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两个月下来,没有休息一天,战士们都到了生理、心理的极限。

那天中午,我班里的老兵陈伟去把一个班的饭领来,走在田埂上,不慎摔倒,把一盆汤(就是开水里撒了点面粉)泼了。我闻声,丢下镐头跑了过去。陈伟坐在地上,满是血泡的双手举在眼前,握不牢大哭了起来,“班长,我实在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了……我要逃了,我要逃……”我拉着他的手说,“兄弟,逃兵是要被判刑的。我们再忍忍,快了,还有半年多,到12月份,我们就退伍了。我们一起退伍!”我手上也全是泡,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好痛,比手更痛上好多倍。

近些年,这个场景的梦越来越多次出现。也许,是刺激太深了;也许,是残年多怀旧;也许,是战友情未了。

岁月催人老,一晃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照片没了,但是记忆留在了最底层;部队没了,但是83028部队是永远的精神家园;战友也都散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悠游·十八湾

葛仙山探洞

| 汪兰 文 |

那年夏天,和几个朋友相约去四川彭州葛仙山探洞。我们雇了一辆面包车,沿着狭窄陡峭的山路,盘旋抵达半山腰的五龙洞,走进尖嘴葫芦似的罅隙,缘溪行,穿过一条狭长逼仄的廊道,前方又见阳光,原来洞尾是个天坑,像只瓮,瓮底长了几棵小树,瓮壁上爬着藤蔓。我们坐在长了青苔的嶙峋怪石上,仰头观天,瓮口在高的山顶,洞外长着树,就像一圈眼睫毛,眨巴着,我们坐在眼眸中,观蓝天流云。

龙门山像一堵高墙,耸立在成都平原西侧。葛仙山是龙门山上一座飞来峰,山顶还有个景区,也有许多溶洞。之前我们曾把景区内形态各异的溶洞跑了个遍,最大的一个叫五爪洞,一个宽阔的大洞里面延伸出五个狭窄的小洞,黑咕隆咚,曲里拐弯,就像妖怪的五根手指头。洞内没有灯,队友举打开他的帆布背包,掏出头顶灯、手电筒、摄影灯……他几乎把家里能带的灯全带上了,给我们一人分了一只,他自己拎着一只亮晃晃的蓄电筒在前面探路。

据说原始人喜欢以洞穴为居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年学者黄明和左志强在成都平原上寻找旧石器,也跑过上述溶洞,但洞内地面早经人工修整过,原始堆积被破坏了,听说我也去过,问我还知不知道其它溶洞。

我想了想:硝洞去过没有?

硝洞就在五龙洞附近,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溶洞,很深很深,像大山的肠子,据说从来没有人把硝洞走过。

那天在五龙洞景区吃了彭州芋烧排骨,我和小伙伴去探硝洞,路在荒谷蔓草之间,似有似无,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隼滑进了路边小水沟里,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终于到了洞口。

刚进洞,还有一缕幽暗的光线,走几步,一拐弯,一丝光线都没有了。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深浓

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打开手电,随着一团一团暗淡的光线,看到洞内的大石头上,粘满了密密麻麻的蝙蝠屎,而洞顶上则盘踞着一片片漆黑的蝙蝠。

一条沾满了泥浆的彩色毛线卧在地上,似乎在指引我们进洞。循着它往前走,在一块块比桌子还大的石头之间攀爬跳跃,只觉石头渐渐变得湿漉漉的,再往里走,石头间居然出现了一只小水潭,原来洞内还有暗河。继续往里走,洞壁上隐约可见一些黑乎乎的岔洞,彩色毛线则延伸向深不可测之处。

我们继续前行,洞内泥泞不堪,石块的罅隙间被淤泥填满,石头上又湿又滑。也许就在不久之前,一场暴雨倏然而至,雨水在山林间漫溢,汇集成万千道溪流,裹挟着泥土和山石冲进沟壑,狂奔突进,猛然跌入暗河,不羁的洪水在洞穴中漫溢,洞内空间一点点缩小……山洪退去,留下碎裂的石头和厚厚的稀泥。

一个女孩滑了好几跤,磕在石头上,受伤了,我们都打起了退堂鼓,大个子队友甲虫却还想继续往里走,在我喋喋不休的反对声下,他终于同意返回,不过要求大家把手电和头灯都关上,好好感受一下这远离尘嚣的洞穴。

所有灯光都熄灭了,一路上播放的音乐也消失了。在这沉寂的古洞里,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是一样的,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不知道同伴们在什么地方,好像这世上就剩下你一个人,在这深深的洞穴,耳朵里只能听到从洞顶钟乳石滴下的叮叮咚咚的水声,仿佛仙女在弹琴,这铮琮的泉水声或许已经滴答了上千年,凡尘已远,也许等你迈出洞口,头发已经花白,亲人已经不见,人间已不再是你认识的模样……我悚然惊惧,大呼:“我们走了嘛!”手电一拧,一束光芒照在甲虫圆溜溜的脑袋上,他仿佛突然从美梦中惊醒,很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在我们的催促下悻悻而归。

情趣·健康桥

谢埭荡的鸡头米

| 杨庆鸣 文 |

酷暑当头,那天早上6点,气温已达30℃,我和老同学游兄约好,兴致勃勃前往厚桥谢埭荡村采风,到达时间正好7点。

谢埭荡村,美丽乡村,这里的鸡头米(芡实),现正是采收时。地处宛山湖大桥下。只见一大片圩田内,大片莲叶相连,紫色的花苞昂首挺立,我弯腰抚摸大叶片,感觉是厚厚实实,叶片反面毛刺茸茸,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触摸到。

碰到种植鸡头米的农户老孙,他告诉我们,他儿子正在河塘里采收,“你们可以去看看”。当我们赶到老孙所指的地方时,他儿子正好收成结束,只看到三四位农户“全副武装”戴着防刺手套,穿着高达大腿根处的长胶鞋,两手腕里拎着大竹篾箩回到“大本营”。

今年鸡头米是丰收年,刚开始采收。老孙种植了20多亩,年收入可达50万元。我听了为他高兴,并买了70元一斤新鲜的。

老孙说,鸡头米3月初开始下种育苗,4月移植,5月再移塘大片种植,从种植至采收,约需5—6个月。

农户手里是一把褐色的竹刀,用于下水搜寻鸡头米果实。竹刀其实就是一片竹片,一头稍尖,长度约像水笔那么长。

我回家将鸡头米洗干净,用大火烧煮10分钟,再文火烧煮20分钟,放冰糖和桂花糖,冷却后,放冰箱里3小时,再拿出来吃,风味极好。前几年,去苏州三塘街,同样一碗冰镇桂花鸡头米,要卖25元。小小鸡头米,亦糯亦韧,是“水八仙”之一,清香水灵的“珍珠”,粒粒圆润饱满,尽消烦暑,令人心畅。

鸡头米价格不菲,现已成为时令鲜蔬,它能补脾益气,补肾益精,食后,使人耳聪目明。我看,我吃,我写它,它只留桂香,不留花踪。

鸡头米,仿佛是屏风背后的美人,耐看,引人入胜。



拜石图

插画 戎锋